



談中國大藏經版式之變遷

智銘

浩如煙海的中國大藏經，歷一千八百餘年的漫長歲月，成爲中國典籍中無與倫比的巨著，古德爲如何使大法普遍流通持誦而常留久住，費盡心機；先由書寫，繼而開版印刷，方有今日完整的寶典傳世，由其發展之過程，其版式隨時日而變遷演進。茲畧爲介紹之：

中國大藏經之集成，自西元二世紀後半期即已開始，因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（西六七），迦攝摩騰與竺法蘭二人合譯四十二章經起，佛經之漢譯，爲時已達二百年，譯出流通之經典已爲數不少，中國是一個重視典籍的民族，爲妥善整理佛典，作有系統之支持，佛教界乃有蒐集佛典編成目錄的強烈欲求。當時從事此一工作者，不止一人，但其中以彌天道安所蒐集之佛典，整理以後所編成之「綜理衆經目錄」爲最完備，其對中國後來佛教之發展，影响至巨。

自道安之「綜理衆經目錄」之後，繼之而起者，諸賢輩出，中國大藏經就依據這些佛典目錄，而發展、刊佈、流通開來，不但經久不衰，而且歷久彌新，使所有佛典未遭散佚，很科學地管理保存，因而促使中國漢文典籍目錄學之進步，並更因而牽動日本、高麗等東南亞國家佛教的進步。

中國保存佛典的方法，在晉隋以前，開始雕刻在竹簡、木札之上。後漢時，雖有蔡倫發明造紙法，但仍在初製時期，尙不能達到普遍利用作爲文字書寫工具之程度。故當時之佛典多被抄錄在縑、帛、絹等絲織物上，蓋養蠶、造絲、織布事業，至漢時已非常發達，製成品不但足供國內之應用，並且大量經中央亞細亞輸往中東、近東而至歐洲，所謂「絲路」即因此而開闢出來。是

以，絲織物在當時應是價廉物美，爲最好的文字書寫工具。

造紙法至六朝、隋、唐之時，已有突破性的進步，不但能出產普通用紙，且能製造出紅、黃、藍、紺……等色紙。此時之佛典，已由舊譯時代進入新譯時代。由於外來僧和往西求經之中國僧人日多，梵文佛典乃源源輸入，被譯出之漢文佛典，因而日益增多。由於筆、墨、紙等文字工具之相對進步，無形中在配合佛典抄寫的需求，故隋唐爲我國抄寫佛典之最盛時期，此可由敦煌石窟被發現之手抄佛典，可以證明。當時抄寫好的佛典，多以卷子本的形式，予以裝幀後持誦、珍藏。普通紙書寫的佛典，經裱裝以後，其最大之缺陷即易被蟲蛀，爲防止蟲蛀之爲害，乃以黃蘗染色。據辭海黃蘗條云：「黃蘗，植物名，芸香科，落葉喬木，生山地。高三四丈，外皮灰白色，葉爲羽狀複葉，對生，小葉背面帶白色，夏月，枝梢開帶黃色之小花，單性，雌雄異株，雌花秋結圓實如黃豆，熟則色黑，可入藥，莖之內皮色黃，可作染料，又供藥用。」故經黃蘗染色以後之用紙，確具防蛀之功效。後來發現在黃紙上書寫黑字，除了具有防蛀的功效外，更具有美觀的功效。因此，除一面使用黃紙書寫佛典裝以赤軸外，並研究於黃色之內，摻以藍、紅等配色而成紺（天青）色，以金粉或銀粉和成泥狀，於其上書寫文字，就顯得格外美觀，於是將寫好之經典，裝以金雕玉琢之經軸，乃有至爲豪華之佛典出現。這完全是由於大乘佛教提倡書寫佛典之功德思想有以致之的。這種風氣傳到日本後，也曾造成天平朝書寫、裝飾豪華佛典之盛世出現。

此種黃卷赤軸之卷子本形式之佛典，一直普遍採用並傳承下來。宋太祖勅命開版大藏經，爲我國第一部印刷大藏經，但其裝

幀法仍是採用卷子本形式。北宋勅版大藏經，是太祖於開寶四年（西九七一）命高品張從信到益州（成都）雕造大藏經板，蓋益州在當時雕刻技術至爲發達，成爲地方之文化中心，關於該藏雕造之經過，據蜀僧慧寶在其註北山錄時云；大宋皇帝雕造之勅版，共有經板十三萬餘枚。此版樣式爲每行十四字，每面二十三行，在卷子本之騎縫處，刻上經論之名和卷數及其卷之紙數。「第□張」，千字文之番號「□字號」均用細字一行刊記，在卷首經題之下，則僅刻千字文番號一字，在卷末刻上「大宋開寶□年（千字）歲，奉勅雕造」二行刊記，刻工之名亦用小字刻註。本文之天地無界線，宋諱則用缺筆文字，奉旨印經之時，又蓋上「□年奉勅印」之印記。此即爲由卷子本演化成爲北宋勅版系統之形式。以後之高麗初雕本、再雕本，金刻藏經及其後身之弘法寺版，均承襲此一系統形式，雖或有天地界線之多少變化，但卷子本之裝幀法則一。

自北宋開版大藏之風一開，各地開雕大藏經之寺院，乃相繼而起。因之，卷子本形式之裝幀法，也發生了革新性的改變。江南諸版之大藏經，乃將卷子本形式改爲折帖本裝幀之形式。其版式爲每行十七字，每面三十行，每隔六行，留有折帖之空白，在此處刻上千字文和經論名、卷數、枚數，刻工之姓名亦以細字刻上。首尾之經題下各書有千字文一字，天地劃有界線，福州版二藏，在卷首有三四行之題記，湖州思溪藏則無題記，元之杭州版、磧砂藏在卷末有施主喜捨之題記等各爲其特色。江南之折帖形式，是由宋、元版開始，至明之南藏繼承之，明之北藏及清之龍藏，亦採用此一形式。但北藏與龍藏爲表示出其爲勅版之權威性，乃改爲每行十七字，每面二十五行，將過去每六行一折之形式捨棄，成爲每五行一折之大字本折帖式，折帖之空間，僅以細字刻上千字文、卷數、經論之名則予省畧。此種形式，今日在台灣仍有人採用，印刷單行本流通，印刷最多者如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、阿彌陀經、地藏菩薩本願經等是。

不論卷子本或革新以後之折帖本，經卷之首頁多有佛說法相之扉畫，此種扉畫起源之因緣不詳。在卷子本系統中之契丹藏、

高麗初雕本、金刻、元弘法寺版等，均有扉畫及插畫。在江南折帖系統之藏經，元之白雲宗藏、元代補刻之磧砂藏，杭州大萬壽寺之西夏文藏經內，扉畫中有各種構圖之說法相。此可能均受元之欽定藏經弘法寺版之影響。在明之南藏內，雖仍承襲元之諸版扉畫之圖樣，但到了明之北藏及清之龍藏，則已整頓成爲一定之形式了。

卷子本形式流傳將近千年之久，而折帖本流行至明朝中後期，又發生了變化，繼之而流行的是線裝之方冊本藏經之問世。最初採用方冊本形式者，乃明中期在浙江省之武林所雕印之大藏經，該藏因乃名之爲「武林藏」，因其無零本傳世，其出版之因緣及經過不詳。繼武林藏之後者，即爲明末萬曆年間所開版之明朝體文字之嘉興楞嚴寺版。

此版方冊本大藏雕印之發端者，爲袁了凡居士。一次，居士在雲谷法會參禪之時，遇及雲谷法會之侍者幻余、法本二位法師，談及明之南藏印造日久，請經者日多，但版面因使用過甚，大多被磨滅腐朽，經文已不甚清白。而北藏經板又藏於禁內，請造不易。如將古來之梵筴式折帖本改爲方冊本，不但節省經費，而且攜帶、使用方便。對法寶之流傳、普及，當有莫大之裨益。當時贊成此一提議者，有密藏道開和陸光祖、馮夢禎二位居士。五台居士陸光祖並於萬曆十二年（西一五八四）元旦，寫就「募刻書冊大藏經緣起序」。萬曆十四年秋，紫柏大師達觀真可，和密藏道開，偕同往訪憨山大師德清，旋即獲得其支援，計劃由興辦義學之沙門和陸光祖居士，擔當校對經文。經費預定三萬兩，在十年內完成。爲期完成此一事業，法本和道開二師，早於萬曆十一、二年時，即在江南之三吳兩浙之間，掛錫勸募善資。萬曆十三、四年間，隨紫柏大師進入山西之清涼山，準備開雕出版工作，至萬曆十七年時，即在山西文殊菩薩化現之聖地——五台山清涼山妙德庵開板方冊藏經。

然而，華北之五台山，由於地方偏僻，氣候寒冷，交通不便，在此種地區開創如此巨大印刷事業，無論是雕刻技工人才之聘用、資材之啓運、事務之進展交涉，均感困難重重。不得已，於萬曆二十一年，乃將開板工作移至文物薈萃，交通便利之江南杭

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寂照庵內進行，萬曆四十年以後，又因該處山霧過濃，乃又避入東麓之下院，化城接待院，並分出在江南各地分別進行開板。此藏版式爲四週有雙邊，行間有界線，行格每行二十字，以十行本之明朝體文字雕刻，其折線處，上部印有「印度三藏」或「支那撰述」等字樣。在版心中，刻有經名、卷數、行數，其下則刻有千字文和冊數。

此正藏因在萬曆年間發端雕造，故世人名之爲「萬曆藏」，但至清康熙五年，仍開板續藏九十三帙、一千八百三十三卷。繼之，又加續藏四十七帙，一千二百四十六卷，至康熙十五年（西一六七六）二月，全藏一千六百八十八部、七千三百三十四卷之龐大方冊本大藏經，方始完成。前後歷九十二年之漫長歲月，較原定十年完成之預定時間，超出八十二年之多。時日雖推移，人事雖屢遷，但開板工作，未因而中斷。由此一事實，可以概見古德們有恆不輟，蕁路藍縷，創業垂統，續佛慧命之偉大精神，爲今日佛弟子所萬萬不及。

此版大藏經爲一頁十行之線裝方冊本，每行二十字，以一寸厚之梨木表裏雙面雕刻，以四紙分八頁方式印刷，以明之勅版北藏爲定本，以宋、元二藏及明之南藏爲校對本，在卷末將對校者、書梓者及檀越之姓名，於每卷音釋之後刊記。雕好之板木，統存徑山寂照庵保管並進行印經活動。印好之經典運至嘉興楞嚴寺經坊裝訂成方冊本，向天下發售。在此寺內應世人之需要，發行「刻經緣起」和「劃一目錄」，故此藏經亦有嘉興藏或楞嚴寺版之名。

方冊本大藏經由袁了凡居士發端，紫柏大師聞善即起，排除異議及種種困難，毅然以大法重任自負，而開雕方冊大藏，此藏之完成，其對佛教所發生之革命性進步和發展，其功德可與宋太祖開版北宋勅版大藏經相媲美，將永垂佛史，讓後世佛子效法。所遺憾者，大師具有如此偉大功德，而其晚年却遭不幸，於萬曆三十一年癸卯（西一六〇三），被誣下獄，時執事者欲死師，師聞之曰：「世德如此，久住何爲？」索浴罷，安然而逝，時爲該年之十二月十七日也。偉人或有偉蹟，誠此之謂乎？

方冊大藏之後，日本刊印大正大藏，其藏及其續藏和大正新

修大藏經時，乃採用金屬活字五號、四號二段或三段式排版，並以洋裝之姿態出現，現台灣所影印者及「新修中華大藏」之版式亦然。這種版式至爲合用，但並不能就此定型，由於科學工具之進步，將來或有錄影、錄音、傳真等版式出現，現在將全藏閱畢或需時三年，將來或會縮減至數月也說不定。版式之變遷其最大目的，是欲促進讀者閱讀之方便及速率之功能，故大藏經版式之進步，亦即佛教之進步也。

（上接第21頁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）

- ② 此處二人同時唱歌並非同唱一樣的辭句。事前並無準備，歌詞亦臨時自然唱出，豈能一樣？實情是一人主唱，另一人只是一旁助唱幫腔而已。
- ③ 加行——密宗之準備性的初部修行，以爲起，正分或大手印之修法作爲前程基礎的工作。普通有四種，所謂四加行是也：（一）十萬大禮拜。（二）十萬上師咒。（三）十萬金剛薩埵百字咒以懺罪。（四）十萬供養曼陀羅，或曼達。
- ④ 惟一明點——藏文：Thig·Le·Nyag·gCig，明點一詞在密宗經典之用法上極端複雜。普通明點指人身之精液及內分泌。但明點亦用於形而上學之觀念上。如此處所謂之惟一明點，或普一明點，則指法界一味之體性，即是法身之義。法身在顯教般若而言，即指諸法空性之理。此處則法身被稱爲惟一明點，則是強調空有不二之「有」邊的祕密性能。此亦密宗詮表般若時用一種「密中密」的語句之一例也。
- ⑤ 打火皮包——西藏過去無火柴，取火皆用打火石及火種燃棉。故瑜伽行者皆隨身帶有打火包，可以隨時生火。
- ⑥ 海螺——密宗儀軌法中偶而亦用海螺。吹之發聲，以爲召喚山神或作爲音樂之一種，供養本尊佛之用。
- ⑦ 天降鋼金——流星墜地時帶來之特種金屬，藏人亦知用以煉刀劍，遠較普通之鋼鐵爲佳。
- ⑧ 原文作劍谷雁總，此處省去劍谷二字。
- ⑨ 此處藏文之義頗不易解。固就已意述之。
- ⑩ 四邊——亦即中觀般若所破之四邊見：有見；無見；非有非無見；亦有亦無見。
- ⑪ 雁頓總巴並非本篇前段的菩提熾。前後兩段實際上是兩個故事。但此篇內容却以「籐杖之歌」爲主。在全書的類別中，則屬於密勒日巴調攝人間弟子之一則，所以原文稱「這是遇見雁頓總巴的故事」。